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鄭鶴聲編

班固年譜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鄭鶴聲編

班固年譜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自序

子長孟堅，漢之令史，出自關西，播爲史宗，實足以冠冕羣倫，景仰萬世者矣。中國之有司馬遷，班固，猶歐西之有希羅多德（Herodotus），蘇錫德第（Thucydides），其際位旨趣，若合符節，何以言之？希臘古代史學，大率紀述繁蕪，不足稱道，其正真之史家，當首推西元前第五世紀之希羅多德。希氏開闢榛荆，啓發新猷，庸使後之歐人，奉爲史界鼻祖（Father of History）。蘇錫德第繼之，推演餘緒，實爲希臘史家後勁。司馬氏世司典籍，工於制作，當古史毀亡之餘，首創紀傳之體。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，可謂吾國史界太祖。班氏繼之，後起之秀，史識之卓，鮮有匹敵。此四人者，雖謂之中西史學界父祖之輩，不爲過也。

馬班史學，俱出世家，司馬氏自上世掌天官事，至周爲太史，漢時又掌之，至遷談父子，繼纂前業，未嘗不歆念其先烈。祖世相傳，上下千年，史學源淵之深，從可知矣。故如司馬氏者，實爲吾國有史可稽首出之史學世家，而班氏承之，無獨有偶。班氏於漢，亦爲世族。自班游以寵異得

太史公書，實開班氏史學之漸。嗣後班伯班彪，並爲當時大儒，一時學者自楊子雲以下，莫不造門，其家學之隆，概可想見。漢書之撰，本出彪意，孟堅續成父業。昭又續成兄業，可謂自司馬氏後吾國第二之史學世家。其源淵所自，雖不及司馬氏之世掌天官，然自叔皮而下，固、昭兄妹，擅長史學，一門濟美，世莫與儔，其隆興實超司馬氏而上之。吾國論文學者，有宋眉山之三蘇，震耀區宇，而論史學者，則不知有漢扶風之三班者多矣。惜哉！

班馬並稱，自昔已然，其史學之貢獻，則曰史漢（詳見拙著史漢研究）固已「昭昭若日月之明，離離如星辰之行」（文心雕龍）矣。至其行事，闕焉不詳。吾浙海寧王國維（靜安）氏，高才廣識，尤擅史學，嘗輯太史公遺事，爲太史公繫年考略一卷（刊廣倉窘學叢書），吉光片羽，亦表揚先哲之意。而孟堅行事，迄無撰著，不獨有向隅之感，亦史學界之缺憾也。象山陳漢章（伯弢）君，曾撰馬班作史年歲考（刊綴學堂初藁內），雖多精確之論，然全文不過千言，語焉弗備。於是考之舊籍，撰班固年譜。

班固年譜

漢書敘傳：「班氏之先，與楚同姓，令尹子文之後也。子文初生，棄於薈中，而虎乳之。（原注：「師古曰，薈，雲薈夢澤也。春秋左氏傳曰，楚若敖娶於邲，生鬬伯比，若敖卒，從其母畜於邲，淫於邲子之女，生子文焉。邲夫人使棄諸薈中，獸乳之。邲子田見之，懼而歸，夫人以告，遂使收之。薈與夢同。」）楚人謂乳穀，謂虎於擇，故名穀於擇，字子文。楚人謂虎班，其子以爲號。（師古曰，「子文之子鬬班，亦爲楚令尹。」）秦之滅楚，遷晉代之間，因氏焉。（漢書卷一百上）是則班氏之先，本屬南人，而後移殖北方者也。自秦而後，世系始有可考。

（一）班壹（二）班孺（三）班長（四）班回（五）班况（六）班婕妤 漢書敘傳：「始皇之末，班壹避墜（古地字）於樓煩（山西鴈門）致馬牛羊數千羣。值漢初定，與民無禁。當孝惠高后時，以財雄邊，出入弋獵，旌旗鼓吹。年百餘歲，以壽終，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。壹生孺，孺爲任俠，州郡歌之。孺生長，官至上谷守。長生回，以茂材爲長子令。回生况，舉孝

廉爲郎，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。大司農奏課連最，入爲左曹越騎校尉。成帝之初，女爲婕妤。漢書卷九十七外戚傳：「孝成班婕妤，帝初卽位，選入後宮，始爲少使，俄而大幸，爲婕妤。成帝遊於後庭，嘗欲與婕妤同輦，載婕妤辭曰：『觀古圖畫，聖賢之君，皆有名臣在側，三代末主，適有嬖女，今欲同輦，得無近似之乎？』上善其言而止。每進見上疏，依則古禮。趙氏姊弟驕妬，婕妤恐久見危，求共養太后長信宮，上許焉。婕妤退居東宮，作賦自傷悼。至成帝崩，婕妤充奉園陵，薨，因葬園中。」致仕就第，貲累千金。徙昌陵，昌陵後罷，大臣名家，皆占數於長安。況生三子，伯，旂，稱。漢書卷一百上）班氏本處晉代之間，以畜牧起家。至況女爲婕妤，始徙關中，班氏家聲，於是不振。

（七）班伯 漢書敘傳：「伯少受詩於師丹，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，召見晏昵殿。容貌甚麗，誦說有法，拜爲中常侍。時上方鄉（同嚮）學，鄭寬中、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，詔伯受焉。既通大義，又講異同於許商，遷奉車都尉。數年，金華之業絕，出與王許子弟爲羣，在於綺襦執紼之間，非其好也。家本北邊，志氣忼慨，數求使匈奴。河平中，單于來朝，上使

伯持節迎於塞下，會定襄大姓石季羣冀報怨，殺追捕吏。伯上狀，願試守期月，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，并奉璽書印綬，即拜伯爲定襄太守。定襄開伯素貴年少，自請治劇，畏其下車作威，吏民竦息。伯至，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恩舊者，迎延滿堂，日爲供具，執子孫禮，郡中益弛，諸所賓禮，皆名豪，懷恩醉酒，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，具言本謀亡匿處。伯曰：「是所望於父師矣。」迺召屬縣長吏，選精進掾吏，分部收捕，及它隱伏，旬日盡得。郡中震凜，咸稱神明。歲餘，上徵伯，伯上書願過故郡，上父祖冢，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，因召宗族，各以親疎加恩，施散數百金。北州以爲榮，長老紀焉。道病中風，既至，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，賞賜甚厚，數年未能起。會許皇后廢，班婕妤供養東宮，進侍者李平爲婕妤，而趙飛燕爲皇后，伯遂稱篤。久之，上出過臨候伯，伯惶恐起，眠（古視字）事。自大將軍薨後，（指王鳳）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受幸，出爲微行，行則同輿執轡，入侍禁中，設宴飲之會，及趙李諸侍中，皆引滿舉白，談笑（古笑字）大噱。時乘輿幄坐，張畫屏風，畫紉醉踞妲己，作長夜之樂。上以伯新起，數日禮之，因顧指畫而問伯：「紉爲無道，至於是乎？」伯對曰：「書云：『迺用婦人之言，何有踞肆於朝？』所謂衆惡歸之，不

如是之甚者也。上曰：苟不如此，此圖何戒？伯曰：沈湎於酒，微子所以告去也。式號式諱，大雅所以流連也。詩書淫亂之戒，其原皆在於酒。上洒喟然歎曰：吾久不見班生，今日復聞讜言。放等不憚，稍自引起，更衣，因罷出。時長信、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，後上朝東宮，太后泣曰：帝聞顏色瘦黑，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，宜寵異之，益求其比，以輔聖德。宜遣富平侯且就國。上曰：諾。車騎將軍王音聞之，以風丞相、御史，奏富平侯罪過。上洒出，放爲邊都尉。後復徵入，太后與上書曰：前所道尚未效，富平侯反復來，其能默庠？上謝曰：請今奉詔。是時許商爲少府，師丹爲光祿勳，上於是引商、丹入爲光祿大夫，伯遷水衡都尉，與兩師並侍中，皆秩中二千石。每朝東宮，常從，及有大政，俱使諭指於公卿。上亦稍厭游宴，復修經書之業，太后甚悅。丞相方進復奏：富平侯竟就國。會伯病卒，年三十八，朝廷感惜焉。」（漢書卷一百上）

（八）班旂 漢書敘傳：「旂博學有俊材，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，以對策爲議郎，遷諫大夫、右曹中郎將。與劉向校祕書，每奏事，旂以選受詔，進讀羣書。上器其能，賜以祕書之副。時書不布，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，大將軍白不許，語在東平王傳。」（師古曰：此

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旃獲賜祕書，明見寵異。」旃亦早卒，有子曰嗣，顯名當世。」（漢書卷一百上）旃與向並校祕籍，又獲賜書，班氏家學淵源於是。

（九）班穉 漢書敘傳：「穉少爲黃門郎中，常侍，方直自守。成帝季年，立定陶王爲太子，數遣中盾請問近臣，穉獨不敢答。哀帝卽位，出穉爲河西屬國都尉，遷廣平相。王莽少與穉兄弟，同列友善，兄事旃而弟畜穉。旃之卒也，修總麻，賻贈甚厚。平帝卽位，太后臨朝，莽秉政，方欲文致太平，使使者分行風俗，采頌聲，而穉無所上。琅邪太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，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，而劾闔空造不祥，穉絕嘉應，嫉害聖政，皆不道。太后曰：「不宜德美，宜與言災害者異罰。」且後宮賢家，我所哀也。闔獨下獄誅。穉懼，上書陳恩謝罪，願歸相印，入補延陵園郎，太后許焉。食故祿終身。由是班氏不顯莽朝，亦不罹咎。初，成帝性寬，進入直言，是以王音、翟方進等繩法舉過，而劉向、杜鄴、王章、朱雲之徒，肆意犯上，故自帝師安昌侯、師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，莫不被文傷詆。唯谷永常言建始、河平之際，許班之貴，傾動前朝，熏灼四方，賞賜無量，空虛內戚，女寵至極，不可尙矣。今之後起，天所不

饗，什倍於前。永指以駁議趙李，亦無間云。」（漢書卷一百上）兩漢之際，喪敗相屬，而班氏獨以世家永其傳，則亦稱「方直自守」之效也。

（十）班嗣（十一）班彪 漢書敘傳：「穉生彪，彪字叔皮，幼與從兄嗣共遊學，家有賜書，內足於財，好古之士，自遠方至。父黨揚子雲以下，莫不造門。嗣雖修儒學，然貴老嚴之術。（師古曰：「老，老子也。嚴，莊周也。」）叔皮惟聖人之道，然後盡心焉。年二十，遭王莽敗，世祖卽位於冀州。時隗囂據壟擁衆，招輯英俊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，天下雲擾，大者連州郡，小者據縣邑。旣感囂言，又愍狂狡之不息。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。（辭略）知隗囂終不寤，迺避墜於河西。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，訪問焉。舉茂材爲徐令，以病去官。後數應三公之召。仕不爲祿，所如不合，學不爲人，博而不俗，言不爲華，述而不作。有子曰固。」（漢書卷一百上）班氏之學，至嗣彪而派別，嗣究老莊，流入玄學，彪主興廢，乃爲史學，其子固則直接其影響者也。固有弟曰超，有妹曰昭，超爲蘭臺令史，昭則續補漢書，則又受固之影響者矣。

班氏自關伯比子爲楚令尹，是謂令尹子文，其子曰關班，亦爲楚令尹，厥後不可詳考。自

班壹至班固，凡歷八世，前後四百餘年，其世系行輩，可列如次：

班氏世系表：

〔楚始祖〕

〔北地始祖〕

(一) 鬬伯比楚人 — (二) 令尹子文楚令尹 — (三) 鬬班楚令尹 …… (一) 班壹秦人 — (二) 孺漢人 — (三) 長守上谷

(四) 回長子 — (五) 况左曹越駢校尉 〔扶風始祖〕

伯中侍 旂中郎 — 嗣
(六) 穉廣平相 — (七) 彪望都長 〔寓居洛陽〕
僊成帝 僊成帝 昭曹大 超博望侯 (八) 固蘭臺令史

固字孟堅，亦號蘭臺，(明張溥稱班固集曰班蘭臺集)其先本出北地，(張溥班蘭臺集，丁福保班孟堅集，俱題曰北地班固。山西省志古蹟：「班氏故居，在甯武縣。」)自曾祖况遷居長安，父祖以下，世居扶風。(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：右扶風注：「故秦內史。高帝元年

屬雍國，二年更爲中地郡，九年罷復爲內史。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，太初元年，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。嘉慶扶風縣志卷二疆域：「扶風，古官名也。張晏曰：扶助也，風化也，始於漢太初元年，以主爵都尉爲右扶風，與京兆馮翊稱三輔焉。魏以後並爲郡，其以名縣始於唐貞觀八年，實古美陽也。」宋世榮嘉慶扶風縣志疆域序：「昔之扶風爲郡，今之扶風爲縣，夫人而知之也。今之扶風，卽古之美陽，亦夫人而知之也。今之扶風，卽古之美陽，亦卽古之釐郿上宜，今之武功岐山郿縣，亦卽古之美陽，夫人未必知之。」畢沅乾隆扶風縣志序：「今之扶風，爲漢之美陽，右扶風所領之一縣也。漢無扶風縣，故班書中所謂扶風者，皆省文去右字，舉一郡而言，非卽今之扶風縣地也。」安陵（范曄後漢書卷七十上班彪傳：「彪字叔皮，扶風安陵人也。」又卷七十七班超傳：「超字仲升，扶風平陵人，彪之少子也。」趙翼廿二史劄記，周壽昌後漢書補注並云：「班彪傳扶風安陵人，班超傳扶風平陵人，當有一誤。」案趙周說是也。漢書地理志：「安陵惠帝置，莽曰嘉平。師古曰：闕駟以爲本周之程邑也。」又「平陵，昭帝置，莽曰廣利。」安平二陵，爲漢五陵之二。乾隆鳳翔府志古蹟：「茂陵在右扶風，乃東漢班

馬耿寶誌勳戚故里。」許之慚茂陵詩：「雄風三輔表黃圖，按部扶風春草蕪，銅柱有村悲故劍，著書通里景鴻儒。環山百雉今荒邑，帶水千畦屬奧區，眺首茂陵啣落日，秦川渺渺正躊躇。」則亦有作茂陵者矣。然張懷瓘書斷：「固字孟堅，扶風安陵人。」司馬光資治通鑑：「建武六年，隗囂歸天水，以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。」俱與范書班彪傳同，當有所本。陝西省志，鳳翔府志，扶風縣志，並同，今從之。班家谷，又曰蘭臺，亦曰班家臺。（乾隆鳳翔府志古蹟：「班家臺，在扶風縣南一里，漢班氏故居，遺址存。」嘉慶扶風縣志卷八古蹟：「班家谷，在縣西南，漢班氏故居，俗呼蘭臺，亦曰班家臺。」明傅振商三班故居詩：「卓識述王命，肯堂二妙開，千秋良史筆，萬里出羣才，大業光鐘鼎，遺居付草萊，我行經舊里，仰止思悠哉。」）班彪長子，祖穉，哀帝時爲廣平相，曾祖況，成帝時爲左曹越騎校尉，伯祖伯爲侍中，能勸學，仲祖旂，與劉向校書祕府，家有賜書。伯父嗣，有聲於時，好老嚴之學。至父彪，乃以史學名家。故班氏在漢，不惟爲史學大家，抑亦一代儒宗。固生光武建武八年（西元三二）卒，和帝永元四年（西元九二）享年六十有一，距司馬子長之卒，約百餘歲。茲就其生平事蹟，繫年考釋如次：

漢光武建武八年壬辰（西元三二）一歲

（一）固生河西，父彪年二十九。

劉文如四史疑年錄：「班固得年六十一，生於光武建

武八年，卒於和帝永元四年，見范書本傳和帝本紀及固本傳。（卷一）案范書和帝紀不

言固卒事，范書本傳即固本傳。引重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：「光武建武八年壬辰閏六月，

班孟堅固生。」（卷一）所云閏月，不知其本。范書班彪傳：「彪年二十餘，更始敗，三輔大亂，

時隗囂擁衆天水，彪乃避難從之。彪既疾囂言，又傷時方艱，乃著王命論，以爲漢德承堯，有

靈命之符，王者興祚，非詐力所致。欲以感之，而囂終不寤，遂避地河西。」（卷七十上）資治

通鑑載此事在建武五年夏四月，固生建武八年，則彪避地河西之第三年也。四史疑年錄：

「班彪得年五十二。生前漢平帝元始三年，卒光武建武三十年，見范書本傳。」（卷一）逆

計彪生固時，年已二十有九矣。

（二）弟超生

范書班超傳：「班超字仲升，徐令彪之少子也。爲人有志，不修細節，然內

孝謹。居家常執勤苦，不恥勞辱。有口辯，而涉獵書傳。超在西域三十一年，十四年（和帝永

和十四）八月至洛陽，拜爲射聲校尉。超素有胸脅疾，既至，病遂加，帝遣中黃門問疾，賜醫藥，其九月卒，年七十一。」（卷七十七）逆計生年，當同兄固，固卒年六十一，在永元四年，仲升卒年七十一，在永元十四年，相距正十歲也。四史疑年錄：「班超得年七十一，和帝永元十二年，超在西域上書乞還。十二年超之妹昭已上書言超在沙漠，至今積三十年，今且七十，帝感其言，乃徵超還。十五年，超還京師，九月卒。是超生於光武建武九年矣。見和帝本紀及超本傳。」（卷二）案是說有二誤。其一，和帝十四十五年紀，並無言超還及卒事。其二，本傳言超卒在永元十四年九月，非十五年九月也。疑年錄以十四年爲十五年，致有此訛。又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前附存疑及生卒年月無考姓氏：「班仲升一作生於建武七年辛卯，卒於永元十四年壬寅。」（卷首）又歷代名人年譜：「光武建武九年，班定遠超生。」（卷一）皆誤，不足信。惟武進張惟驤疑年錄彙編：「班仲升七十一，生建武八年壬辰，卒永元十四年壬寅。」（卷一）則正與余見同，爲可徵信。

建武九年癸巳（西元三三）二歲

(一) 隨父彪避難河西

(二) 四史疑年錄，歷代名人年譜，以仲升生是年誤。

(三) 隗囂卒

范書光武本紀：

「建武九年，春正月，隗囂病死，其將王元、周宗復立囂子

純爲王。」

(卷一下)

范書隗囂傳：

「隗囂字季孟，天水成紀人也。招聚其衆，自稱西州上將

軍。及更始敗，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，囂素謙恭愛士，傾心引接，爲布衣交。以前王莽平

河大尹長安谷恭爲掌野大夫，平陵范遂爲師友，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，申屠剛杜林爲持

書，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，阿陽人王捷，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，杜陵金丹之屬爲賓

客，由是名震西州，聞於山東。」(卷四十三)囂既好士，故彪亦從之，爲賓客焉。

建武十年甲午(西元三四三)三歲

(一) 隨父彪避難河西。

(二) 隴西平

范書光武本紀：

「建武十年冬十月，中郎將來歛等大破隗純於落門，其

將王元奔蜀，純與周宗降，隴右平。」(卷一下)

建武十一年乙未（西元三五）四歲

隨父彪避難河西。

建武十二年丙申（西元三六）五歲

（一）隨父彪東歸洛陽

袁宏後漢紀：「建武十二年九月，竇融與五郡太守詣京師。」

（卷一）范書梁統傳：「建武十二年，統與融等俱詣京師。」（卷四十六）范書班彪傳：「彪避地河西，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，深敬待之，接以師友之道。彪乃爲融畫策事漢，總河西以拒隗囂。及融徵還京師，光武問曰：『所上章奏，誰與參之？』融對曰：『皆從事班彪所爲。』帝雅聞彪名，因召入見，舉司隸茂材，拜徐令。」（卷七十一）范書竇融傳：「竇融字周公，扶風平陵人也。融見更始新立，東方尙擾，不欲出關，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，從祖父爲護羌校尉，從弟亦爲武威太守，累世在河西，知其土俗，獨謂兄弟曰：『天下安危未可知，河西殷富，帶河爲固，張掖屬國，精兵萬騎，一旦緩急，杜絕河津，足以自守，此遺種處也。』兄弟皆然之。以融世任河西，爲吏人所敬向，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。河西民俗質樸，而融等政亦寬和，上